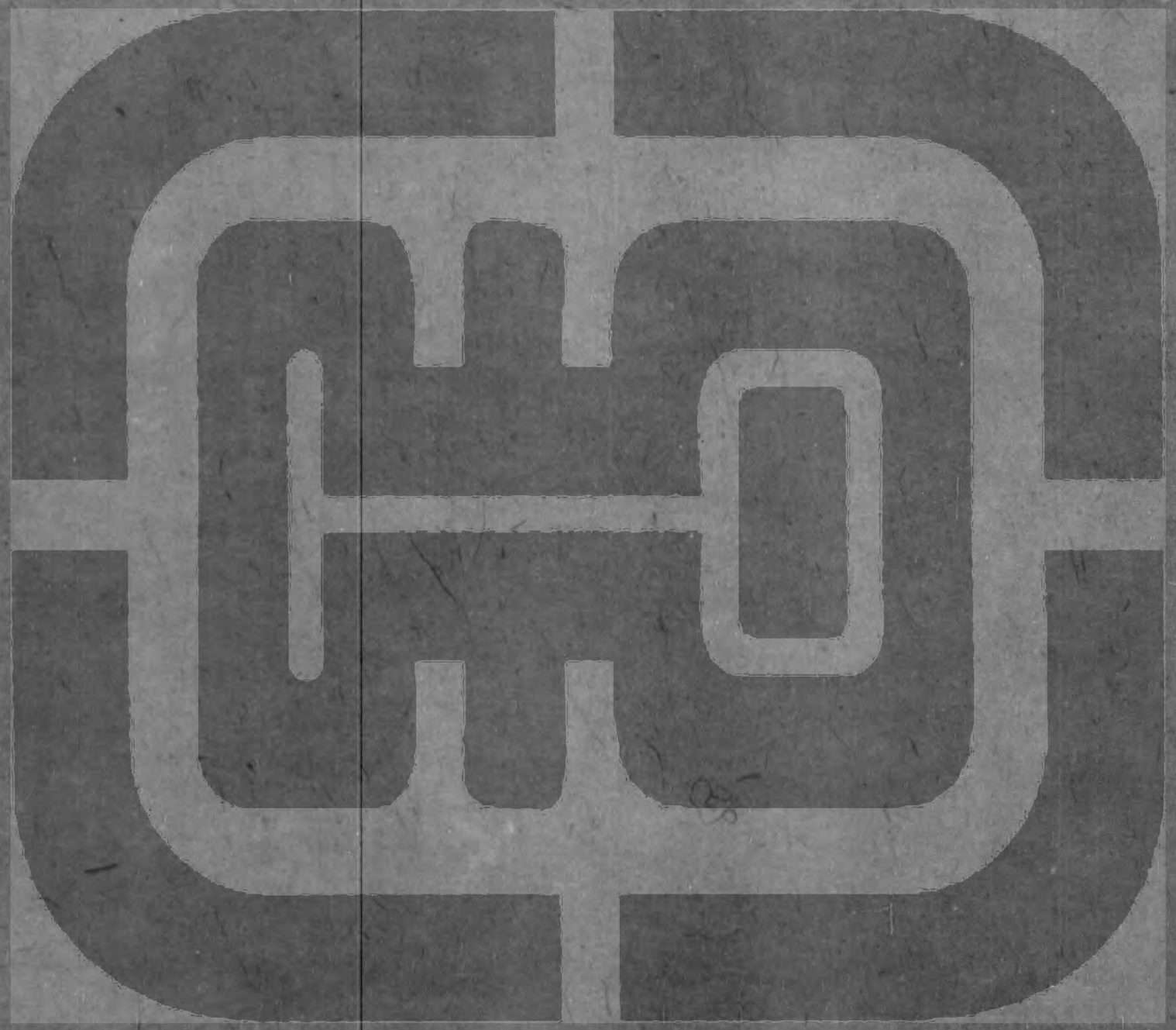


宋

顏延之子竣 從弟測 沈懷文 弟懷遠 從伯

周朗

庾悅

顧琛

羊欣

沈演之

江秉之

劉湛

庾登之 子仲遠 孫炳之

顧覬之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江夷 子湛 孝子智深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晉左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蠡蠡之穆之子也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爲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征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一使參迎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表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悽然討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文辭遒麗爲謝晦傳寘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爲門下周續之陶潛劉遺民張詮宗炳雷次宗隱廬山儒學著稱求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以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揖續之上又使還自敘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昂急阮咸卉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

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盛名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遺
潭為湘州刺史張邵孫盛原之以致其意其文甚
遠麗元嘉三年徐羡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
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
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恣於衆
中折之曰音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
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踈誕不能取
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
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昂

每犯權要文帝經為湛父柳後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
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
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懟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
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鑠龍
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
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
知淑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
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為遠郡竟寢與義康詔曰宜令
思愆墨閤猶復不悛當驅往裏主乃至難恕者自可

事錄之於是延之舅居里巷不識人間者七載中書
王球名公之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賑其急
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
之兼持邑史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
生焉能事死文帝當召延之傳詔頻不見當日但酒店
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
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倘
尚之朝曰誰得卿狂答曰臣不可及尚之為侍中在
直建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躡簾熟視曰
秃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閉居無事為
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為始興王濬後
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
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有隙及啓買人田不肯還直為尚書
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坐放
左丞荀赤松劾奏免官後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
門釋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
為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
上曰昔周子參秦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以刑餘

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祝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
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
布衣蔬食獨酌郊野嘗其為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
表自陳乞解所職隨就養不許三十年致仕元凶弑
立以為光禄大夫長子竣為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
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
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
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
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
登阼以為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
上南郊偃於路中遥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脱怪
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
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
竣鹵簿即舁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跼
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
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
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

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況出養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牀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拜舞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贈特進諡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遷速縣絶文帝嘗各勑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又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負氣好進孰優劣昭曰謝

玉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如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為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時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為竣在府有美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諮軍北中郎主簿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以互市之利在於得馬今

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以上尚不足信況所得裁十
百邪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必生邊釁初沙門釋僧含精
有學義謂竣曰貧道見識記當有眞人應符名稱次第
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叙之言遂宣布聞於
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
遷南中郎記室二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
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
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
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卧內斷決軍機時孝

武屢經危篤不任談論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
踐阼以為侍中左衛將軍封建成縣侯孝建元年轉吏
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奏
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
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懼竣答之時人為之語曰顏竣
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
反以竣兼領右軍將軍義宣臧質等子藏匿建康秣陵湖
熟江陵縣界孝武大怒免竣官楊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
長以竣為丹楊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

馬江夏王義恭請王並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産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爲辟彊比漢侍中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雖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繼而盜鑄彌甚百物騰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

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貴賤隨時輕重官不禁民不鑄則錢貨無變於是從慶之議

今鑄悉依此格鑪採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還反民樂鑄之家皆棄農業而去春所鑄新品一時施用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鑄則器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參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患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盡宜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

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善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輕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前豬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賈之以纔入永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他錢皆通用復禁

商侶莫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他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楊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飢竣上言禁斷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楊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藩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言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甚不

悅多不見從竣自讓方足斡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
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卜時
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
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
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
及王僧達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
不見從僧達所言蹔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
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
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閤須啓閽而竣以通訴忤已輒
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懷挾奴數包藏隱匿豫聞
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脅懼上宰激動閭
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藩
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
畢不去盤桓經時方講闕禮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
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定分實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
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
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
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

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詎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大義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彊徙交州又於官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夢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録參軍以兄貴爲憂先竣卒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龔伏事藩朝綢繆恩舊可權爲中書侍郎龔延之第三子也竣

族兄師伯字長深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後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録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孝武爲徐州師伯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詳敏進之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爲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

啓爲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鄉可自版然亦
不宜署長流乃版爲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
踐阼以爲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
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
伯樗蒱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矣色師
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
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
書師伯專精獨斷秦無不可七年爲尚書右僕射時分
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部尚書師伯子
舉周旋賓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便兼市
買丞以蔡道憲代之令史潘道柄譖道憲顏禕之元從夫
免官道栖道憲棄市韋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
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孝武臨崩師伯受遺
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悉以委之廢帝即位寢還即真
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
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産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

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
射領丹楊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
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
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沈慶之
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
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
殺明帝即位謚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淑晉光祿勳父宣新
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
稱於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
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
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
居鐘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爲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
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
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
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事鸚鵡豫之事洩懷

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侍郎
孝武入討呼之使作檄固辭劭大怒會毅沖救得免
託疾落馬閒行奔新亭孝武踐阼以爲竟陵王誕驃騎
録事參軍濳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兵齋懷文以
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録尚書懷文
以爲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
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孝武帝以襟惑宇南
叶欲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
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西州

克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
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
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在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
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
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
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事時囚繫
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
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
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

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大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嘗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奕而稱善揚州移會稽分浙江東人情不和上欲貶其勞祿唯西州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亦失大體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勑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談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曰莫不皆然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齊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齎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貧人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又具陳人困由是蠲絹薄有所減俄復依舊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逾升一之

利爲憲編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賤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桑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寺廣陵王後復欲更崇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信甘六子比先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廣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以不宜亟宜後因從容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入雜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王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常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先鞭其面卫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卫謂其故欲異已謝莊嘗戒之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出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

三日賃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
貴宅欲還東土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爲始興王
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孝武徙
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及懷遠頗關
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
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然終孝武世
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芸
並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沖列在齊史懷文從父兄
曇慶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住宋位尚書左丞時

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
不行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
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中記
十卷敘荷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
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材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
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和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
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
江王禕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趨

不同嶠甚疾之爲江夏王義恭大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所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爲廬陵内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毋辭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毋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川司舉臣等案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毋憂毋哭必慟其餘願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於道殺之朗族孫顒齊中興初爲吳興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劉璡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驍父柳並晉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勇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識代舊典弱年便有

寧物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孔明嘗著論曰昔高祖之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皆不拜武帝請為太尉行參軍嘗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門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湛為人剛嚴交效吏犯贓百錢以上並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宿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侯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輿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來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豈不為異酒既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以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席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

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復下之不欲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一王若非代郎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當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請文帝荅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鼻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咨委使不可不得其人曇首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荅湛啓權停彼差頃朝臣零落相繼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要且得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須得失者必宜愨相委寄義恭性甚俏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閒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乏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召湛入年徵爲太子詹

事加給事中與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情素款洽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遂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閒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帝其事不行義康官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遂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閭淺士員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執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諸前世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節驅窮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

小字斑虎故云斑也遷丹楊尹金紫光祿大夫善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既乖豐嫌漸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下獄謂所親曰今年必敗當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平謀泄上竟弗之幸後十日詔收付廷尉誅之時年四十九子贍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從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曰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適殺之為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傅祖義吳國內史父洼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為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為中書侍郎武帝平建鄴累遷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師以悅督江豫司三州之六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悅敗循兵於五畝橋進豫豫章斷循糧援初劉毅家在京口貧約過甚嘗與鄉曲士大夫往來堂共射悅時為司徒右長史暫至京口要府州僚佐莫當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求以東

堂見讓悅不答諸弟皆駭或傳
州以江州內地不宜置軍府遂表陳之於是解悅都督
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豫章內史守尋陽
建威府文武二千人悉入教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
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庾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
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為武帝鎮軍
參軍豫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
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登

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到
廳戲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
囊凡厠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當於晦坐誦西征賦
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答之
晦拒王師欲令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
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可知登
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滅承天為晦作表云當舟東下
戮此三豎故登之以為嘲後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
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層意而登之性

剛每陳已忘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
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伸遠初爲明帝府
佐廢帝景和中疑防明帝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伸遠
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録
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
弟炳之字仲文位廣平太守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
省之時晦權重朝士並加敬重炳之獨與晦抗禮後爲
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楊郡丞炳之既未
到府疑於府公禮敬遂不行禮官博士議之中書侍郎裴
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
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
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既正
則禮亦從之安可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
興王濬當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
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
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劉
氏之門獨炳之游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
朝見者歷年文帝嘗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

劉湛伏誅以炳之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
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甄
傾朝野炳之爲人彊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恣罵形
於辭色素無學術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
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
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
時炳之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領選既不輯衆論又頗
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
檀麝車牛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
車裝飾甚麗有之乎炳之懼起謝又炳之請急還家吏
部令史錢泰主之令史周伯齊炳之宅諮事泰能彈
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吏諮事不得
宿停外雖八座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
將恕之召問尚之曰右僕射何必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
奏言炳之事如此山若縱而不糾何以爲政晉武不爲
明主斷禹令史遂能奮發漢景寬弘待不輕慶漏累年後
起致作城門校尉若言炳之有識於國未知的是何
事政當與毅景仁不失舊物劉湛亦優不踈且景仁

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邪賈充勳烈晉之重臣鍾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舅上之夢既自過於范甯所少作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左右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辦有所得失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出問之又陳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非為不解直是尚相留耳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云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之貴要異他尚書令中宮王珣時賢小失桓溫亂春蒐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言亦為異也文帝優游使尚之吏陳其意尚之備言之謬皆白衣領職況犯憲制邪孔萬祀居左曷言炳炳之慾曰臣畏張溫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

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震動四海炳之先與劉德願疾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求傾南奉之半劉雍自謂共力助事之如父更申送甘苦無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蕉蘇無轂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者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實秀黃門太尉不正合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曹炳之乃啓用爲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實恩亦復何極今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炳之爲丹楊尹又以問尚之尚之答言炳之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炳之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彫弊勢力是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政

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更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蠡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悔也臣謂炳之且宜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慾曩如山榮仕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炳之流行言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曰吾雖得一縑貫錢三十猶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炳之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爲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銅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輦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勝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鬻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以來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卒于家帝録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事在齊史陳顯達傳中

顧琛字弘偉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穎之父
悛並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
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
經略河南大敗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嘗會
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
千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
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坐隨入
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敷
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廣坐明年坐謾出免中立凡爲
官大罪則免小罪謾出謾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
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心腹琛不能
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
守彭城王義康固辭怖旨慶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弒立
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即以琛爲會稽太
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爲
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
令張閭坐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

諺應坐被譴琛宣言於衆闇被殺之始屢相申明又云
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
尚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前廢竟陵王
誕誕及遣客陸延稔齎書版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
素結事誕恐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
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
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
歲餘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為貞烈
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

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
皆以孔為名焉琛仍移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剪錢
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
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
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舁諸船云顧吳郡部
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傔裝至事
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
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吳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
因語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

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及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辛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尚書旨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物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絶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郡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大常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覬之爲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隗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腳疾免歸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士多受禍覬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閉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

江東人物言及顧榮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辨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以死後剖腹出病張如其言自剖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剖賜子副又不禁止時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宜況在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後爲吳興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孝武晏駕法興死覬之爲光祿太夫泰始初四方同叛覬之在家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明帝甚嘉之東土既

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遷湘州刺史卒謚曰簡子覬
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五子約緝綽緝緄而綽私財
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覬之每禁之不止及覬之爲
吳郡誘綽曰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
汝督之將來豈可復得也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
出諸文券一大厨覬之矣綽愧歎彌日覬之常執命
不須還凡券書悉已燒之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閭者
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

愿著定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
辭卒於太子舍人顗之孫憲之列在齊史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恍晉徐州刺史祖權
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羊忠言笑
善容止泛覽經籍尤善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
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
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
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
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扇常不

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將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
意貌恬然不以高畢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
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濕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曰
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
以欣爲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
其此意愈重之以爲黃門郎謂曰尚書政事之
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殷肱方此爲輕也欣就職少
日稱病自免舁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徵被遇
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譽世論
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版欣爲右將軍劉穆之司馬累遷
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
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爲新
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游覽山水甚得性適嘗謂子弟曰
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
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
老嘗手自書章有疾不服藥餌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
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學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
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門武帝文帝並根不

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放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郎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爲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左長史元嘉之謂左長史慶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曰卿二賢明美來詣會悟多通猥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符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止施之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於一郡由是此制得遂停歷丹楊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必常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

卿等便可去矣衆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當以死奉朝劭爲解孝武即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無行檢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碁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並賜名曰咸曰棻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絶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弈碁之妙超古冠今且魏讎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絶帝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爲尚書左

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
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煑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
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
地亦又如茲斯寔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絶損益舊
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以彊盜律論
贓一文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
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
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
先恒煑熾養種竹木雜果爲林枋及陂湖江海魚梁鮪

鱓場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
二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
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
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
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
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
史劉璃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
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璃於宏會璃出爲
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希舉察之璃坐免官璃恨希

切齒有門堂謝元伯往來希聞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
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
希希坐湯鬼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
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
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
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
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
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
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郡長史父戎金壇為熙將慕容恪
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延尉卿父叔任少
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
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
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
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偏以義理業尚知
名襲父封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
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
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

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藩詵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芳土侯廓清舊都鴈鸞東代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

其有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文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忽閱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結事吮田夫王道隆等伉司徒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顗高尚不仕刻在隱逸傳中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甚普護軍將軍父數驃騎

諮議參軍夷少自操厲爲後進之美武帝版爲鎮軍行
參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
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
吏部尚書景郡太守營陽王於景郡見害夷臨哭盡禮
以兄疾去官後爲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位以和
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官卒遺令薄
斂蔬奠務存儉約子湛字徵深告喪以孝聞愛文義善
彈棊鼓琴兼明算術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
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
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無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
出乃以爲武陵內史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
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委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
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軍時改選
舉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
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
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幹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
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
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伐

舉朝以為不可唯湛贊成之魏太武至於瓜步上以湛
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
以下集議衆莫能謂宜許湛曰我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
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
使班劒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劭後謂上曰北伐敗
辱數州論敗獨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
江湛但不異耳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為劭長子偉
之聘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
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嘂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求
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得見湛湛據窻受
害意色不撓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恕慥法壽皆見殺
初湛室數見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孝武即
位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
著作郎恁子數齊史有傳夷弟僧安位太子中庶子僧
安子智深一曰智淵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
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聞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為恨
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
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

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
予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
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陵王誕
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
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返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
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
私甚數多命群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
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爲慙未嘗爲喜色時舅羊
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己聲動愧愈形於容貌論

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
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深性素方退漸不會
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
此戲上怒曰卿江僧安兒何敢如此又曰江僧安癡人
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不堪其恥由此恩寵大衰
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
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殺氏卒便群臣議謚智深上議曰
懷上以未盡嘉號甚衒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殺氏
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

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鈞太子洗馬早卒
後廢帝皇后鈞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
祿大夫鈞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顗早孤智深養之
如子顗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
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幼撫育婚娶盡其心力少帝
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
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山陰大戶三萬政事繁擾
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
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
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
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祿悉散之親故妻子
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
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
人遼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行於世位司徒記室
徵以黨與見誅子謐齊史有傳

列傳第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宋

沈慶之 夔子弟子文秀

沈攸之 臧寅

柳元景 從祖族子夔

劉勔

薛安都

宗越 譚金

黃回 王玄謨 吳喜 高道慶

鄧琬 劉胡

魯爽 爹秀

吳喜

崇儼之 宗慤

檀祗 檀道濟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眞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離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餘知名兄歿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鄧擊蠻有功遂即眞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爲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時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畧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慶之仍隸檀道濟道濟北伐還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爲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韤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臺蠻大動征西司馬柔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

緣沔諸蠻反出口七千人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
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太甚水陸梗阻孝
武不得進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二萬口孝武至鎮而
驛道蠻反慶之又討之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又募定
鄖山蠻擒三萬餘口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鄭中兵
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
將軍太守復隨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
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
山群蠻皆稽顙歸順慶之患頭風常帀好着狐皮帽舊

惡之號曰著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著頭公已復
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大羊諸山蠻蠻
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
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以防蠻之
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一舉以池水
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慶之前
後所獲之蠻並移京邑以爲營戶二千七百遷太子步
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
久請舍遠事且以到彥之禮遣濟言之道

彦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王玄謨得志一再屈別有謀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忌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袚拔剋此二戍館穀平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節簡城守相接胡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時舟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薛安都等攻碻磝仍領安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赦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碻磝赦慶之固諫乃止文帝後問何故諫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斃而死將至逃散大敵方至未宜自弱是以諫耳帝嘉慶之薦赦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曰深入寇境親亡此何可久住會詔使至不許退赦復問計慶之慶之曰闖外之事將軍所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六節下有一

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
學閒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亡不如下官耳學也玄
謨自以退敗永戍竊嗤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
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諸侯行慶之固諫不從
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至廬江叛吏
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讙動群蠻自淮汝間三江沔咸
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荊雍並遣軍受
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群帥而愛之從已
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蠟董元詞旨建鄴還

孝元函蠟通孝武遣慶之料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蕃賊
多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
濟也時元函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未見孝武
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函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
西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
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國家安危
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鬬慶之至
馳入見帝曰今西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勍據有天府
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屯齒然後舉事慶

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還至尋陽慶之柳元景並以天下無主勸孝武即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践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正月徵爲奚等反遣慶之與許安都等往討之安都歸陣斬奚

進慶之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詔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淫泣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元兇弒立意許安都督高兗徐三州諸軍事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都督南討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兼討之誕遣宮流道慰齎書說慶之餉以玉鎮刀慶之遣道慰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城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

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
輒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
使御史中丞度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誣
餉慶之食揆拏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
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能爲汝送
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戒之曰卿爲督帥當令
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
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
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二元景在從公之上給
鄧吏五十人門施行焉初慶之嘗夢引國簿入廁中慶
之甚惡之入廁之鄧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
貴然未在旦夕間其故答云國簿故是富貴谷廁中所
謂後帝也知君當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
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饕居之以宅還官悉
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
地語人曰錢盡在此慶之中興初身事大國家素富厚

産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尋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
優近來改封南海郡不許結交千歲人並王夫容王蠻云慶
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一門每從遊幸及
校獵據鞍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孝武金鑲匕箸及
行杓上以賜慶之曰鶴脛雖長以大夫爲先也上嘗
顧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僥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
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
坐稱其閑意之美太孝武嘉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
命遣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立加慶
之几杖給二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
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復行園田政一人視焉而已每
晨暮劇日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二望車
與焉成二令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
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
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

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
王師公並出負賤因時際會學貴
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意爭老子八十之年自見成敗者
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挿笏而泣不為之
顧元景等徹侍宴嘗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歎慶之既
通貴鄉里亦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
曰故是昔時沈公時諸沈為刼者數十人士民悉惠之
慶之詭為置酒大會於坐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
情喜悅廢帝狂悖無道衆咸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
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義

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太[illegible]及義陽王昶反慶之
從帝渡江總統衆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諍帝
意稍不悅及誅竟陵慶之不[illegible]量其必至乃開青溪
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
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
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
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是歲也足
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加[illegible]
吹論曰忠武公未及

慶之寤而謂之曰老
八十是歲也無盈餘矣及死贈驃
騎車前後羽葆鼓
即位追贈侍中司空

諡曰嚻衡公六始七年改封暮梧郡公慶之群從婚戚由
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
不肯飲藥收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録或勸文
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齊亡之日
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又叔子昭明位秘書
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
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昭略列
除慶之次子文季與昭明昭略
南中郎行參軍部之子文秀字休
帝又遣直閤將軍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
即歸命請罪詔即安本任泰始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
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城同反與文秀遣使引魏魏遣
慕容白曜援之及白曜至而文秀已受朝命遂嬰城固
守文秀善於撫馭被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竟為白曜所
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
禍在難測欲以見衆圖之慶之不從乃行慶之果見害
等並同子勛及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文景喻之文秀

尅城陷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兵人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撾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代京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魏獻文重其節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孝文帝初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國賜絹絲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文秀在州政尚清節不能禁止盜賊然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

卒官子保冲後為徐州冠軍長史坐據清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拔為長史督齊郡州事一以委之卒于洛陽弟子嘉慶濕陽太守

沈攸之字仲達司空慶之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衡陽王義季征西府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

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
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
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郎將版長兼行參軍新亭之
戰身被重創軍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
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
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
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
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
善戰配以仇池步稍車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
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
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並廢帝所寵
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即位
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爲直閤會四方
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
五軍又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
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婦夜相呵
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殺孝

祖為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内撫將士外諧群帥衆
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
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
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
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
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
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
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亢之
攸之曰卿志廉簡雪冤寇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

之分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
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常保等在赭圻食盡
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要
船順風而下以鉤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
查夫得囊米尋知赭圻遣空囊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
衆頭後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
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
至太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
悉退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

而奔顗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
山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爲少多唯攸之與張興世
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
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宰盛光祿大夫攸之在御
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
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戍鞮士大夫上佐以下
幷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
莫敢欺闇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旬或得兩三戍
暮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號領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豫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至荊州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伎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詩四山寧蓋戰艦數百千艘流之

靈溪裹錢帛器械山積時幼主在位群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復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艷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稚檢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辭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卒時有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因休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唯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廳事前合馬與道慶禦中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斫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難濟齊高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齋廢

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亦殂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長子司徒長史元琰齎廢帝劄敕之具以示攸之元琰至江陵攸之大怒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云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他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是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書至朝廷恇懼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齎兩襠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其年十一月便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以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遣使要雍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尉元祖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珮玉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柏年道和珮玉已陵內史

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儀之遣軍相繼下攸之自率大衆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慧筮之云不至京邑當有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車上攸之聞齊高帝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盡鋭攻郢城齊高帝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募得攸之有重賞并聲其罪惡齊高帝出頓新亭攸之攻郢城日久屢為郢州行事柳世隆所破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昇明二年還向江陵聞城已為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申書侍郎文和

至華容之顧頭山有救州吏家此吏嘗為攸之所鞭至是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為怨殺純薦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中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一似西王薄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五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舍曹參軍崔靈恩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不以在意由與城內婚姻耶靈恩答曰樂廣有言下之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作色意解攸

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眞有膂勇召不皆來攸
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眞射殺數人餘遍家將母去
事迫不獲單身入蠻追者既失之餘其母王泰眞既
失母乃自歸攸不之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
隊主其抑情待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
景文共乘一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繩有人止之而
相之曰君三人共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而俱有
此事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
竟之爲郢刺史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

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
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
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劉鋭損威攸之不
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唯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
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攸之在荆州倉曹金城邊榮爲
府録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録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
爲留府司馬守城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
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
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何不早來榮曰沈

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不難得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而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柰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侯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值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晨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有司詰責之答曰士爲知己用豈爲君輩所識遂伏誅景和中攸之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

第雍之孫僧聰爲義眞公主後僧聰別名法朗有道術
在藝術傳中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
時炳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
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
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
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既高尚諸子群從皆愛好墳
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
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引以爲客時從兄

爲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秦私通綺嘗入
直而秦潛來就妾慤知之操刃入內殺秦然後白綺義
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三年
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
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
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
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徼旗潛進令曰聽鼓
譟乃出山路棒深賊不爲防卒見軍至驚走慤拔區粟
乘勝泛海逕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

被象前後無際諸將欲待後軍集然後進慤曰吾已屠
堅城我氣方厲彼膽已破一戰可定然吾聞外國有師
子威服百獸乃制爲其形與象相禦果驚奔衆因潰
亂慤乃奮擊陽邁逆走送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
之寶金銀各六萬兩其餘雜物不可勝計慤部領還臺
一無所取既至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
以爲征北中兵參軍詔隨沈慶之討蠻慤與諸將攻之
羣蠻大潰由是畏服三十年孝武伐逆召慤爲南中郎
諸議參軍領中兵新亭之戰與柳元景守北掤事平功

次元景孝武即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遷
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蒙倚
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羹
謂賓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
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太守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
嫌大明二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
都面受節度時車駕當白下會慤至上停輿慰勉慤聳
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率衆助
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隸車騎大將軍沈

慶之自當攻道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慶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雍雲卒子元寶嗣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從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贊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命爲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稱留殊爲罔罔丁父憂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支帝見而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群蠻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忍以爲虎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其渠帥數百人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復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峚谷

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
建威將軍總統群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等七十三
秦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隴乃自貴谷入
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法起方平安都諸軍遂入盧氏
以趙難為盧氏令難驅率義徒為衆軍鄉導法起等度
鐵嶺山次關方口季明出本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
次日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
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秉馬
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
方伯堆去弘農五里遂進圍弘農城生擒太守李初古
以下百姓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
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
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誕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
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
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
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
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而魏洛州
刺史張是提率二萬衆度崤救之安都方平列陣於城

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魏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
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計於是衆真
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
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襠衫馬亦去具躍馳
奔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
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魏軍奔入城詰朝魏
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
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捲之餘義軍方於城西南列
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
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
善我豈惜身命乎遂列陣合戰初魏軍之將至也方平
遣驛馳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
租并上驢馬以為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勒衆從城
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陣鼓譟而前魏衆大駭安都方
平一時齊奮安都不勝其憤橫矛直前當入魏陣殺傷
者甚多流血凝肘手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
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衆大潰斬張是提元景輕騎
晨至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

不可乃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法起長驅入關守
義徒蜂起元景進軍弘農入湖關口時北討諸軍王玄
謨等敗退魏兵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
元景乃率諸軍自孤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
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
谷南歸諸將並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
景除元景寧朔將軍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
等北出爽退乃還再出北侵戚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
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安都等十三

軍皆隸焉時義軍既衆小陋虧水戰不敵元景至蕪湖
大喜倍道兼行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勁自
登采雀門督軍以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喜衰叫數
鼓音元景察賊氣衰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
鼓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勁更率餘衆自來
攻壘復大破之勁僅以身免下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爲
雍州刺史鎮雍梁南郡事始上在巴口聞元嘉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顧

還鄉里故有此授初王敦起義以南讌王義宣閻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即以質書示之尋武語其信曰藏軍當是未知殿下舉義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恢之及元景為雍荆質慮其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元景撫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為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假節置佐繼玄謨後以招懷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距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軍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京師兵悉至由是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舊陵侯鄭袁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受驃

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京都孝武晏駕與太宰江
夏王義恭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
丹楊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十
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家貧父母早亡獨與母居頗有
孤貧親戚之譏常自勤苦耕織以養母母亡自誓不娶
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宏雅之美時
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
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豈以
園種菜以供家中喫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
以錢乞守園人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嘗慮及
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息未嘗敢
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亦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
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
樂酣飲以夜繼晝亦前廢帝時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戮法
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並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
謀廢帝立義恭持疑不能速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

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
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拏車司馬叔仁戎服左右
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元
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
性不倫孝武使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
宗茂宗孝宗文宗伸宗成宗秀宗至是並遇禍元景六
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姪在
鄰下義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嘗並在
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

諡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謀安王子勛
為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在魏為河北
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
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歆襲謀反光世賜死叔宗
子世隆叔珍子慶遠亷史並有傳

殼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
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孝武帝時以軍功仕至
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四
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徵

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刻漏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群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氏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輔立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遣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惟保揚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內外憂危咸欲奉義孝祖忽至人情乃安進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仗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召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若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孝祖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殺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孝祖族子琰字

敬珉父道鸞位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荆州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爲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改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以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壍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版輿自詣將帥勔

面縛請罪勔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語前世舊事事皃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相與友善劉勔字伯猷彭城上里人也祖懷義父顯之位並郡守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鸞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

閻先是賈沈伐陳壇不刻乃除勳龍驤將軍西江督護
鬱林太守勳既至隨宜剪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樹
上甚悅前廢帝即位爲也騎校尉又入直閤明帝即位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爲逆四方響應勳以本官領建
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
召勳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破琰將劉
順於寬唐杜叔寶於橫唐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暮
冬勳内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
將軍王廣之求勳所乘馬諸將並忿廣之叩冒勸勳
以法裁之勳歎笑即時解馬與廣之及琰開門請降勳
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内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
咸曰來蘇百姓生爲立碑還京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都
陽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
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紛紜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勳
啓陳示群臣皆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賀或謂其
辭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
晏皆當申其所請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聚石蓄
水髣髴在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

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慶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動解職動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動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動動戰敗死之事平贈司空諡曰昭公子悛齊史有傳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鄠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爲雍州刺史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隕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絶人爲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與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爲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南歸被髮致誠以昔殺劉康祖及徐遺之父故不敢歸孝帝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三十六年軌死爽

代爲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爽有七爭次爭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仕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虎時餘殘官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爲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成彭城爲魏所獲善鍼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引置左右恒勸秀令南歸及太武至瓜步爽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及太武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國有讎每其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北方群下言於其主稱奴如中國稱臣也太武許之爽率腹心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部曲及願從合千家奔汝南遣秀詣壽陽奉牋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晉朝召募二世生長絕域遠竄朔漠兄弟闔門淪沒僞朝殞命不可還國無因延係南雲傾屬東日蓋猶蔑人思步盲者願明逼迫丹心仰希懷遠鑠馳驛以聞上大悦下詔以爽爲督司州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

輔國將軍滎陽潁川二郡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十庶委
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汝南加領義陽內史
秀仍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事爽北鎮義陽是歲元嘉
二十八年也魏人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
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
謨攻碻磝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弑逆
南郡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
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留爽江陵事平以爽爲左
將軍豫州刺史加都督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魯爵士
人蕃仗聚焉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建鄴元凶
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爲右軍將
軍配精兵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
孝武即位以爲左將軍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
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等亦欲資其勇力情契
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爽侯秋同舉爽
往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便
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廢分便狠狽同反爽於是送
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

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
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驍懻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
縣不聽進使爽自至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
孝武遣左軍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鎮軍將軍沈慶
之後進安都進軍與爽遇於小峴爽親戰而飲酒遇醉
安都刺爽馬倒左右斬首傳送京師進平壽陽子弟並
伏誅初義宣舉兵也召秀假節進號征虜將軍及義宣
敗還江陵與秀北走衆叛且盡斬首傳京師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彊族族黨有三千
家父廣爲宗豪武帝定關河以廣爲上黨太守安都少
驍勇長七尺八寸便弓馬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
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廐遠近交
游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仕魏以軍功
爲雍秦二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
陝招聚義衆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版爲揚武將軍北
弘農太守以北軍彊盛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版
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
剋捷二十九年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即據

闕城期俱濟河取蒲坂會爽退乃還孝武伐逆加寧朔將軍與元景俱發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心事之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馬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男安都初征關陝至曰夢仰頭見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嘆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鞫安都大怒即日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縛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遥問曰蔚公何之安都躍馬至元景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鞫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紿之曰小子無宜適鄉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責之曰鄉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鄉爲朝廷勳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載與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上遣安都率步騎據歷陽爽以衆阻大峴食少引還沈慶之使安都率輕騎

遣之及奭於小峴奭自與腹心壯騎斷後安都望見奭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斬奭首奭累世皇猛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謂關羽斬顏良不過是也進爵爲侯時王玄謨拒南劉濟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隄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城在任城界積世通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以爲前軍直閤明帝以爲左將軍直閤如故安都將爲造密信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

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
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
兒子勔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
煥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款薛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
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明帝以四方已平欲示
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安都謂既已
歸順不應遣重軍懼不免罪乃遣信投誠於魏以第四
子道次爲質魏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
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
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
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魏
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代甚見禮重子姪群從並處
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敘又爲起第宅館宇崇
麗資給甚厚明年卒時年六十贈黃鉞秦州刺史河東
王諡曰康子道撫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
二州刺史卒道撫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秦
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次既襲京師賜爵安邑侯位
秦州刺史進河南公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羆之孝武征虜長史元
嘉勳孝武起義初琬爲南海太守以弟璵與臧質同逆
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楊郡丞大明七年車
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擢琬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
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
帝狂悖無道以文帝孝武帝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
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
勛死使至子勛與義謝道邁王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
等馳以告琬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

受子勛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座未答錄事參軍陶亮
曰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
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
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
甲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
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義興王子雅州刺史
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表顯梁州刺史柳元

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憲文吳
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
劉延熙並后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
戶侯布絹二萬疋金銀三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
刺史沔陽侯袁顗郢宰乘驛詣江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
甲并奉勸子勛即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撰為瑞命
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臨朝令群僚
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三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
和三年為義嘉元年廿六日雲雨晦合行禮忘捕竟歲聚
勛所乘車除脚以為蓽門竇偽殿之西其夕有鴟集其中鴞
集其檐又有禿鶖鳥集城上拜妾陸王子綏為司徒因雷
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有鴟集其帳上琬性鄙
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
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
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群小競為威福士庶
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
吳興太守張永為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一不幸
隕難兵交之日一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赦琬

遣孫沖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欲
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
亮大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殺孝祖又至不敢進
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沖之謂陶亮曰孝
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
師亮不從明帝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
衆軍奮擊大破之瑩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
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佞長生張敬兒各領
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

四軍入鵲尾築他檐略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據赭圻
時胡等兵衆彊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
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
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淵擬選
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爲下
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彊弩將軍
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脩船艦板材不周計無所
出會瑩送五千片裲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裲突柵
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趣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

大足琬進表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事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剋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驅還顗更使胡攻興世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攸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頓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不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

乘迎之為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顗聞胡走亦奔眾西奔至青林見救琬惶擾無計初子勛建偽號以吳郡張悅與琬共輔偽政悅見事敗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哼左右震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悅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之道深以父為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鐐入城執子勛因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汚竟

陵郡丞陳懷直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畢引佩刀自剌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壽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荊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頊奔益州欣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荊州中從事宗景王入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頊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

[illegible]異懼之小兒啼輒恐云劉胡來便止

南陽涅陽人也本爲[illegible]

南陽襄陽多雜姓越吏被

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儻

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

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

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

戶曹冠軍縣許之二十七

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

何人遂得我府府資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諸

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追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轉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為交州刺史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之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鄧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孝武游擊將軍直閤領南蠻

陰太守時領鎮南東海太守帝幽異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為之用命誅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慰甚厚越改領南濳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所忌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鄉遭曜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士郡隨鄉等所樂越等素已自

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
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
爲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
代毅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懷攸之嘆
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
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
謨文謨猶尚可宗越便殺我譚余在魏時與薛安都有
舊後出新野居半門村乃安都歸國金帛隨征討副安
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善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閤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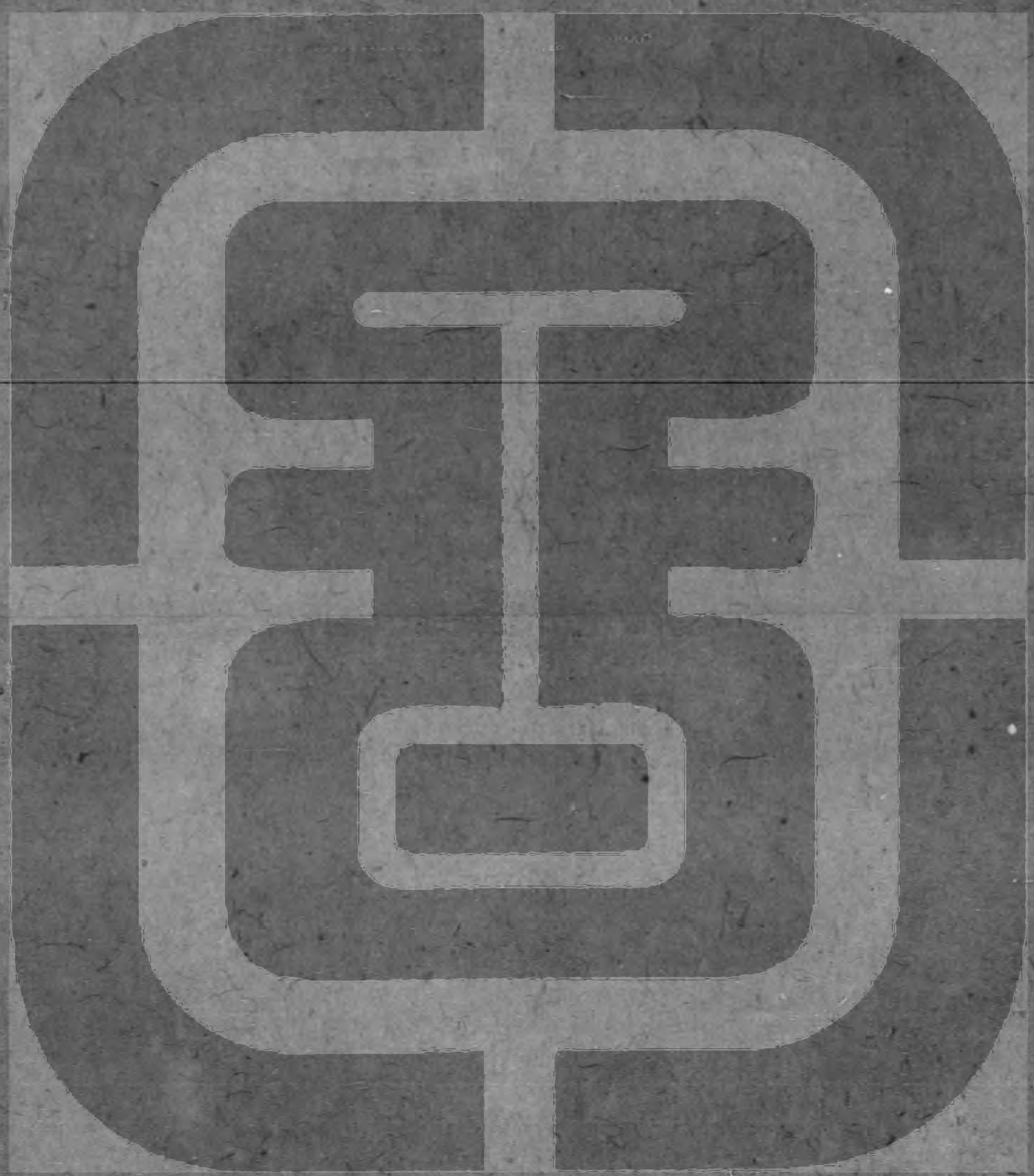
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群公余等爲之內對
金平都縣男臺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
屋又有武愍侯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愍位
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
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避公明帝諱改爲喜出身爲領
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嘗
既畢閒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
見即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

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王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
圖令史文帝嘗求圖畫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
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
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
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
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
舍人巢尚之以喜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
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壯既見
驅使性寬厚諸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
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
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
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三年
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
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
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
東冶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亂覆受禍乃生
送子房還都凡諸大帥顧琛王曩生之徒皆被全活上
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賊

私蓄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
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充疑之及上
有疾為身後之患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
入內殿與言謟酬接甚歎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勑將
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
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
為郡轉為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
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
陽門與人相競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
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為戶伯奉事明寶
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
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
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
盜會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
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
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為逆田以屯騎校尉領軍隸
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

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爲侯改封閬嘉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功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聞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樂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既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禾嘗敢坐朗至張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

爲常回同時爲北有南部高道慶凶險暴横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棰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列傳第四十九